

调查 24

调查 24-第 1 部分

看到樊上翀站在门外，我居然没有太激动。

把志保送出门，让上翀坐在沙发上，我去厨房倒水。看着谁慢慢把水杯填满，里面的茶叶打着旋，我忽然有点呼吸不过来。

.....十年了，樊上翀这个阴阳人，一点都没变。

他笑的时候会捂着嘴，开心极了又会拍大腿，更会把别人的后背拍得啪啪响。再次看到这身黑白制服，看到老朋友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，我真有点百感交集。

看着我端了两杯水过来，上翀嘲笑我染上凡人的脾气，变得多愁善感。他问我身手是不是退步了。或许吧？我感觉自己就像藏在鞘里的刀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敢打磨一下。

岁月漫长，我已经不会变老，但是不是衰朽了，也只有动手的时候才知道。

不过我从上狲要上摘了一颗剑胆，他一直没发现。这说明本事还在嘛。

静虎怎么样？队长怎么样？师尊他老人家还好么？有太多事情想问，但时间太少。上狲嘲笑了几句我家中的布置，就打开了正题。他问：

“至宝怎么样？”一边手指着门外。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照规矩，逆施一个禁声阵，我才接着上狲的话往下说。

陪了这个孩子十年，看护了他十年，很难公正地评价他。作为一个半吊子的父亲，他一定是个好孩子。淘气、顽皮、没少给我添乱。自作聪明、多愁善感，也让我好几次彻夜难眠。

但是作为血脉的继承者，问他能不能担起一国的气运……就像指着一块巨石，问它是不是一柄绝世好刀？万一里面是只猴子呢？

“普通。”这是我现在能给出的最佳答案。但我更关心的不是这个。我守住了十年的期限，孩子安然无恙。任务算完成了么？我能归队么？

上翀对我笑了，用他最风情万种的模样。他伸出一只手，对我说：“辛苦了。欢迎归队。”

他告诉我，明天凌晨的时候，组织里就会来人接手。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说这是他们今晚停脚的地方。跟十年前一样，还是那个码头。

他喝完水，站起身，推门离开了。我没有送他。我陷在沙发里，手里掐着烟。孩子不喜欢烟味，烟灰缸我早收起来了。烟灰掉了一地，我也没有扫一扫的打算。我觉得被掏空了，有一些把我填满的东西，忽然没了。

等烟烫到手指，我才回过神来。老挂钟在墙上滴答摇摆，饭菜也已经凉了。我掐灭烟头，收拾烟灰，打开家门，志保早就跑没影了。罩好饭菜，随便抓了件外套，我要找到孩子。

可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

- 有意思。你说的是什么任务？
- 什么组织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
- 【给他买杯酒】

有意思。你说的是什么任务？

任务？

对不起，我没法跟你说太详细。请你原谅。

但是……这样吧……

“证人保护计划”，有没有听说过？一个有重要作用的证人，可能遭到敌方的残酷报复。证人可以申请保护，他和他的家人，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在一个新的地方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什么。

志保就是那个重要证人。只不过他太重要了，所以我变成了他的家人，要亲自确保他平安无事。没错，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。他真正的家人还活着，但未必想知道志保的消息。

……不要猜了。志保不是真的证人，我也不是正义的警察。

这只是一个例子。

[继续](#)

什么组织？这么神秘秘的。

组织？

组织啊.....我们其实也有人坐办公室，也有人在一线做“业务”，有人负责管理，有人负责执行。按理说，我们跟其他组织没什么区别。但我们不是院校，不是研究所，不是单位，不是公司，不是部队，不是机关，不是团伙，不是教团。

只是组织。

你有没有听过一些，传说？比如某个重要人物，在重兵把手之下，被人偷渡出国境？或者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人暗杀？比如某个重要系统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被人破坏？比如某些重要会议，在多天讨论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，忽然在最后达成一致？比如某些重要物资，在关键时刻被投递到关键位置？比如某些前沿领域，忽然有了重要发现，这些发现都来自特别危险的地带？

那些都不是我们做的。

我们只是一个，普普通通的组织罢了。

继续

【给他买杯酒】

为了避免走漏风声，从任务开始，我就没再跟任何人联络。任何人。

只是照顾小孩？能有多难？

最开始，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睁眼一闭眼的事情。就像你从湖里取走一桶水，湖会被抽干么？对于我，十年只是一桶水罢了。但我很快吃了苦头。志保说晚上睡不着，非要和我一起睡，睡到半夜又会尿床。生病了不想喝药，我只能往冲剂里撒糖。比起学习，更喜欢玩喜欢闹，我只能跟他约好背不会乘法表就不许出门。

结果臭小子哭着对我说，他肯定不是我亲生的。

我很快就学会了照顾孩子，做得不好，但也算顺手。我以为接下来就会顺利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可怕的是孤独。

我现在是一个居民。志保需要正常的生活，我也得拿凡人的身份做掩护。我得去上班。我得站在流水线上，听机器轰隆隆地吵。我得听一个人在我面前说另一个人的坏话，又当着那个人的面前夸他的好。我得跟凡人一起喝最劣的酒，听他们唱最难听的歌。

我每天都在想念队友，想念他们是不是还好。

[继续](#)

调查 24-第 2 部分

送走上翀，我出门找志保。

志保虽然不是我的骨肉，但我从来没在一个人身上花这么多心血。一方面，职责所在，我得照顾他的安全。可另一方面，看着一个人从白纸中生出自己的思想，真的……很不一般。那可是一颗灵魂在生长！

这跟队友相处太不一样了。和那帮妖魔鬼怪在一起，要沟通、要妥协、要忍让。我面对的每个面孔，背后都有百千年的喜怒哀乐。跟他们在一起，拼的是感情、意志、技巧，可没什么道理可讲。

但是志保不一样。我要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什么样。我看着他跌倒，然后爬起来。我帮他擦干净鼻涕和泪水，看着他又哭又笑地向前。所以我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在想什么。

我恨凡人，我也告诉他不要接近凡人。但我不能阻拦他。我们已经为他选了一个注定不平凡的人生，怎么还能替他选择朋友？我知道他最铁的兄弟叫大刚、最喜欢的女生叫青晓燕，我也知道志保这段时间晚上都会偷偷去小公园。

我知道他在秘密基地。

凡人不可能发现我，街道上的探头监视器也做不到。像以往很多次一样，我站在树上，看着志保和晓燕两个小家伙走向秘密基地。我看到金家盛背着喷气背包在天上炫耀，也看到志保因为不服气就用凌空术飞起来。我也看到他险些走火入魔，然后晓燕出声救了他。我看到其他小朋友像围着英雄一样围着志保，因为他自己就能飞起来。我也看到金家盛说志保背着微型喷气背包，还冤枉他，说那个微型背包是他偷来的。

我看着志保疯了一样，想把怒火发泄出来。

我看着他的好朋友大刚和晓燕为了保护他，把志保和金家盛隔开。

我看着志保委屈地无处躲藏，晓燕始终陪在他身边。

我都看见了。我也只能看着。

- 他只是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去保护他？
- 你教了他术法？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东西。
- 【给他买杯酒】

他只是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去保护他？

孩子？

在大饥荒的时候，孩子会得到更多的食物？在战争中，子弹就会绕着孩子走？如果你是皇室的孩子，那些阴谋会忍到你长大以后？

我会可怜他，别人呢？

.....我有些激动，对不起。毕竟你也不知道他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人生。

.....我明白，我明白，这是个文明的社会，让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成年人应尽的义务。

但是想想他的将来吧！现在的怜悯都会是罪过。

我知道他有一天一定会记恨我。可是我别无选择。

[**继续**](#)

你教了他术法？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东西。

.....我应该更谨慎一点。你从哪里猜到的？凌空术？

没错，我教给他一些术法，入门级别。他的将来注定坎坷，所以我想给他一些防身的技能。术法是我的强项。

但你也明白，人总归有擅长和不擅长。志保不擅长术法。

他经脉健壮、筋骨密实、灵力充沛.....这些你可能不懂。我想说的是，志保是块修习术法的好料子。就像身材高大的人适合打篮球，手指修长的人适合弹琴，声音浑厚的人适合歌唱，腿脚灵活的人适合练腰马一样。

可是通常资质的人，凌空术入门只要三个月，志保花了半年才摸到边。我不能下结论，说他在这条路上肯定走不远。毕竟上古时期有位郭姓的大侠，天资愚钝最后也成了一代宗师。

我真的尽力了。我好几次想说，到此为止吧。

可是看他学得起劲，我又怎么能放手呢？

继续

【给他买杯酒】

我还能怎么办呢？

你可以说我是冷漠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愤怒和委屈。我的心像他一样疼。这种痛苦不会因为经受得多了就会麻木对吧？只不过我们知道应该怎么面对。

对，没错。他还小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伤口。可他是男人对吧？所以他得自己找到办法。跌倒了，得自己爬起来，对吧？所有苦难，都得自己面对，对吧？那是他的敌人，他得想办法去赢，对吧？

作为父亲，我怎么可能下去护着他？

我已经记不清我的父亲的长相，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背着手的样子。我的师父也是，一遍又一遍把我踢倒，看着我遍体鳞伤，等我自己爬起来。去沙漠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那些狙击手和术师，会给我机会让我休息么？

男人，就只能这样。

.....如果可以，我希望给他个母亲。但是没有
如果。

[继续](#)

调查 24-第 3 部分

虽然我是个不合格的监护人，但幸好晓燕成了志保的好朋友。这个小丫头很会安慰人。

我从另一个方向绕进小公园，让大刚帮我叫回志保，然后带他回家。

回家的路很短，但我故意走得很慢。我会永远记得那条小路上一闪一灭的路灯，还有寂静的夜里，回荡着我们两个人的脚步。这可能是我和志保共同生活的最后八个小时了。

这不是一个繁华的城市，我给他选择了最普通的童年。他有一个在机械设备厂工作的父亲，至今的人生都在职工大院度过。我没带他见识过真正的电影。我只能给他一周一顿肉的生活。我只能确保他穿着干净整洁，没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服。

我当时想过，带他去上城区转转。我想告诉他，你的将来会比这更富裕……也更险恶。我太傻了。

志保委屈地告诉我，自己没有遵守诺言。他觉得在所有人面前使用凌空术是个错误。他是个好孩子。他珍惜约定，并且会为打破约定难过。我想夸他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

我摸了摸他的头。然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
我带他回到家属院，走进单元门，来到顶楼。推开门就是天台。我想陪他一起，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城市的夜晚。霓虹闪烁、蒸汽弥漫。我在阴影里，他在灯光下。我跪在他面前，抱着他的肩膀，看着他兴奋的眼睛。

我告诉志保，我来自一个神秘的组织。这是个会用到术法的组织。第二天凌晨的时候，这个组织会接纳他加入。我告诉他会迎来一个新的人生，却没说他的人生里可能不会有我。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，除了三个问题：

“如果天崩地裂，你是否愿意为救苍生而行小恶？”

“如果天地不仁，你是否愿意为求正道而负苍生？”

“如果义理不容，你是否愿意为护大义而弃正道？”

- [哈哈哈哈这都是什么破问题？](#)
- [三个问题？难道没有更有.....价值的东西？](#)
- [【再给他买杯酒】](#)

哈哈哈哈这都是什么破问题？

.....笑吧笑吧。笑够了吧？

加入组织的时候，有个仪式。你也明白，唱歌、宣誓、说一些话、做一些奇怪的动作，和其他组织也差不太多。不过这三个问题是我们的特色。

我们组织.....做过很多事。很多很多，有些事情现在我都没法回想。有时候，你得明白做这些破事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究竟为了什么，你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，变成自己最痛恨的人？

你得知道，自己是为了什么才把手弄脏。那么在你痛苦的时候，才能安慰自己，“至少我的心还是干净的”。

所以我们才要问这三个问题。但是第一次问的时候，不要求回答。在有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会问第再问一次。这一次要求答案。每个人说得都不一样。

但我们总希望，再一次提问的时候能给出正确答案。

.....我？

除去第一次，我已经被问过九次了。

.....当然，我没答错过。不然也不会活到现在。

继续

三个问题？难道没有更有……价值的东西？

价值……权利？名声？还是财富？

这些我都有过，也都丢了。有句老话你知不知道？

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”

很早很早以前，我离家的时候，我爹把家里仅有的一贯钱塞给我，还有一袋油菜籽。用钱买了什么东西？我早忘了。可是那袋油菜籽，我虽然丢了一半，但是另一半种在茅宅边上，每年都会开花。

我想给他留下一些能生长的东西。一些会念念不忘一辈子的东西。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原本以为，那袋油菜籽是谷子，吃了一半才发现不对。师父要我加入组织的时候，我的回答是三个“不愿意”，谁知道会有今天呢？

我希望这最重要的三个问题，是我问出来的。
我希望志保以后想起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，
那个画面里有我。

继续

【再给他买杯酒】

我知道孩子听不懂。但我要他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
有些孩子，普普通通一辈子就好了。今天吃啥，明天吃啥，后天找个啥乐子。睁眼入梦，闭眼入土。可志保不一样啊，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经受考验。

他什么时候要做选择？我不知道。但总得告诉他——这是一门要命的科目。你也上过学对吧？有走错考场么？翻看卷子，才发现这门课从来没学过，你知道有多慌张，对吧？

如果背后还站着一个人，只要你答错题，他就要砍你的头呢？

志保是个聪明的孩子。我早一天问这几个问题，或许他早一天就能找到答案呢？

或许那些答案能救他一命？或者能让他面对死亡，不那么难过？

唉……

我也不知道。

[继续](#)

调查 24-第 4 部分

该说的都说了，该问的都问了。志保坐在天台上，我坐在他旁边。我没说话，他也在默默在想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问志保要不要回家。他摇摇头，想继续留在天台。我把钥匙留给他，让他早点回去睡觉。最后一个晚上，让他做想做的事情吧。

我离开大院，沿着路走进商店街。那里烟雾缭绕，肮脏又热闹。

.....我去做什么？我去道别。

等第二天任务结束。有一大堆流程要走，打扫、撤离、写不完的报告、把这十年归档。这是最后七个小时。我得去找个朋友，感谢她这些年帮的忙。

[返回开始](#)